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一二七回 幻境中許多變化 幽室內最見心性

二道曰：「吾二人投三緘仙師最早，仙師賜以道號，一曰『固精』，一曰『藏精』。」言猶未已，二翠曰：「諒是二道兄精於大道，師故以美號贈之者。」二道曰：「道妹過譽。誰知道妹，以坤柔之體而道煉天仙，真巾幗丈夫，女中君子，愧煞男兒多矣。」二翠曰：「丈夫君子，惟二道兄可以當之。以此加諸女流，殊不合耳。」談談論論，不覺酒興愈濃。二精攜瓶以勸二翠，二翠大有酒意，忘乎男女不親授受，亦攜瓶以勸二精。二精漸侵以戲言，狂態欲飛。二翠心猿稍放，似亦任其相戲而不禁。二精見二翠情景如斯，恐其有心貪戀紅塵，因以手探二翠之懷，二翠胸中幾不自持。翠華猛然思及：「碧玉山相爭戰後，得師傳道，煞費心苦。兼之由碧玉而轉北鳳，自北鳳而集萬星臺，曲折迂徐，折磨已甚。看看大道將得，而以一淫字墜落乎？」思至此處，心神安妥，振奮其志，恍如夢中初醒。目極翠蓋，尚與二精眉目送情。翠華吼曰：「妹妹，爾欲棄大道而墜沉淵耶？」翠蓋倏然驚覺，急將心神安穩，與翠華同聲言曰：「二道兄今日之酒醉乎？」二精曰：「未也。」二翠曰：「爾究竟道學何人？」二精曰：「三緘。」二翠曰：「酒未曾醉，道學三緘，如何假作狂且戲處子？」二精曰：「道兄道妹，背了師尊聊齣戲言，有何礙處？」二翠曰：「戲言固非所論，吾察爾心意，實有以視吾姊妹如敗柳殘花。以吾思之，爾必非吾師弟子。否則，應同集於萬星臺，何獨寄爾於幻境洞內；既寄爾於幻境洞，吾師應常念之口角，俾吾輩聞之。況吾師所教諸徒，無論人部妖部，皆以煉道為事，從未有見女色而戲謔者。小妖與吾逐出洞去！」小妖聞說，遂吼之出。二精如未聞也，穩坐不動。

二翠拂然入內，二精亦離筵席，隨後而來，戲笑風情，難於力止。二翠無奈，轉出內洞，向外放逃。二精急趕上前，各抱一人，而侵以穢語。二翠為二精所抱，不能脫身，以頭觸之，觸在講道臺之座下而醒。三緘笑謂之曰：「風流幾把道行丟，穩著心兒色相收；倘若爾圖魚水樂，千年修煉一時休。」言畢，命歸蓬廬，再加練習。

次日，三緘登座，暗思：「及門諸子，以平時而論，其心似皆堅穩。至入幻境而確然弗變者，不知能有幾何？幸得三服、棄海、翠華、翠蓋男女四人，已算能成，不必為彼慮矣。今日無事，且提二班女徒試之。蓋前則先陽而後陰，今則先陰而後陽也。」遂傳桃英、棠英二女弟子立於臺下，舉鏡一照，二英魂離軀殼，自覺身騰空際，悠悠忽忽，不知至於何所。

及俯首下視，乃北海關也。桃英驚曰：「萬星臺相隔北海關，其遙不啻萬里，何能一刻即到此耶？此必師尊以幻境試吾也。吾姊妹可扭轉風車，仍歸萬星臺，習吾大道。」殊將風車扭轉，已見萬星臺矣，又被狂風一拂，不由自主，復吹至北海關外，徐徐墜下。二英共相驚訝，不知為何。

正猜疑間，忽來二位男子，儒冠儒服，俊秀非常。見得二英，近而詢曰：「佳人何來？」二英曰：「不意至此耳。」二儒曰：「爾莫非桃、棠二英乎？」二英曰：「然。」二儒曰：「如是，爾我真有緣矣。」二英曰：「何緣之有？」二儒曰：「前三日吾等遇一道長，言今日午刻有二仙子為狂風吹起，墜於此間，與爾二人有夫婦緣，不可錯過。吾聞其說，當問老道為誰。老道曰：『吾乃紫霞真人。因三緘弟子女班中，惟此二花妖尚有紅塵大福，爾等收回家去，結為夫婦。俟至巍科取得，自使彼為夫人一品，以享榮華。老道之言，爾宜謹記。』吾得老道指點，故候於此。不料仙言無誑，竟與二美相會。此皆月老注定，無有差移也。望二仙子思之。」

二英曰：「是何言也？吾姊妹煉道多年，原欲名列仙班，以脫植身軀殼。爾為讀書士子，應體聖賢明德新民之旨，誠意正心之學，而乃見美色而即貪，焉能入道深深，以期上進？君不見伊古以來，黃卷名流、青登學士累困場屋而終身落魄者，皆為歡娛片刻，誤卻了事業一生。況淫惡滔天，每多絕嗣慘報。妾言可作龜鑒，爾其朝夕誦讀焉。」二儒曰：「逾牆鑽穴，皆屬邪行。吾等不敢為，亦不忍為也。若爾二美，與吾二人結有夙緣，且又指點上仙，焉可錯過？」

二英見好言勸誡不能破其淫心，暗地商曰：「忠言逆耳，藥石成仇。即再口吐蓮花，諒亦無益。吾姊妹不若驅風而返，以免彼念切求風，屬意吾輩也。」言罷，駕動風車。剛起數丈餘高，又為狂風扭轉，與二儒所立相隔不過數武。二儒曰：「爾姊妹若與吾等無緣份，去則竟去矣。風車起而又墜，可見月老所定，難以轉移。」遂走上前，各擁一英而行。二英步履艱難，二儒呼喚一聲使者，車兒已至。二儒於是將二英扶上，望前進發。二英思逃，怎奈妖法不靈，難於脫身。

不久之間，大第在望，紅窗粉壁，彩色可人。二儒忙忙將二英車兒擁到門首。只見第內張燈掛彩，笙簫鼓樂，入耳悠揚。剛到中堂，內出女眷數人，扶二英下車。二儒楚楚衣冠，與之交拜成禮，二英傲而不拜。後堂又出十餘女眷，或牽或扯，強彼拜完花燭。拜已扶入，分為東西兩室。二英不相見面，商議無從。待至燭炳蘭房，新郎入室，二英心內慌亂，不知若何脫此牢籠。

卻說桃英見新郎寬衣欲臥，暗暗移步，向外便走。誰知新郎眼快，早被扯著。桃英氣極，擊之以掌。新郎倒地，大呼：「救命！」內室女眷齊出，問明來歷，交相罵曰：「不受抬舉的丫頭，可吊在西廊，重加鞭撲。」甫將桃英吊定，東廊內亦大聲呼曰：「新人持刀弑新郎矣！」女眷聞呼擁去，亦將棠英捆束，同吊西廊柱上。

一粗暴老嫗手舉皮鞭，著力笞之。笞後，二三女眷又勸之曰：「二新郎滿腹詩書，人品俊秀，與爾為配，甚不辱爾，爾何執拗不從？」二英泣曰：「吾姊妹修煉辛苦，原望大道能成，名列仙班。若塵世之富貴榮華，非所願也。冀爾家老少男女大發慈悲，將吾釋卻。倘得仙班忝列，恩銘肺腑，必有以報焉。」老嫗怒目曰：「爾與吾兒良緣締自前生，故天送爾來茲，以與吾兒合巹。爾乃不順天意，反有謀夫之心。吾且將爾二人幽禁空室，如其回心則已，若仍傲性，活活把爾笞斃，屍拋荒野，看爾其奈誰何？」老嫗言罷，命人解之。二英遍體疼痛，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。方將索兒解下，已倒臥地中。

老嫗顧謂女眷曰：「爾等可扶入空室，為吾幽禁。」女眷得命，撩衣挽袖，頃刻扶入室內，將門緊閉而出。二英極目，室如黑漆一般，其中空空，渺無一物。自覺身痛如刺，只得相偎相傍，席地坐之。想到受辱如斯，齊放悲聲而泣曰：「煉道原求道習成，列位仙子想華榮；色身示人皆自誤，幽室如牢甚痛心。」泣已，暗將原功運用，幸而腹不甚餒。

坐至第三日，耳聽室外笑聲瑯瑯。轉瞬間，門已啟矣。二英睨視，有二三女娘，容貌如仙，直入室中，持燈相照。內一女娘曰：「可惜二枝出色名花，墜於泥窖。婢子可移木座來。」復呼一小鬟高燃紅炬，插於壁上。殆至木座安好，女娘笑容可掬，扶二英坐。

坐已，中一女娘曰：「男願為有室，男若無室，則獨陽不長。女願為有家，女若無家，則孤陰不生。自古至今，陰陽相配，始有人倫。爾何如其傲，不思福享塵世，區區癡求仙子？曾見當世有誰成仙乎？不若聽吾相勸，拋去求仙之念，易為夫婦之歡，以免暗室幽囚，受此苦惱也。吾言若是，爾其細思。」